

第三章 留美学童计划的实施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盖当第四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



从耶鲁毕业的容闳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就是容闳的报国长策。既然志向已定，何妨风雨兼程？

1854年11月，正值隆冬之际，严寒袭人，万物凋敝。他登船回望，没有看到岸上挥巾送他远行的人，亦无高呼欢送的声音。心境萧瑟的容闳，踏上了归国的路。此刻的天气也如同他的心情一般，逆风迎面，船只颠簸不定。此时的容闳不再是来时那个英气逼人的少年，三个多月的航行，让他倍感无聊寂寞，心情低落，已没有欣赏海上风景的闲情逸致了。

1855年4月，已经不怎么会说母语的容闳回到了香港，他没有来得及换掉自己的西装，也没有剃去胡须，就直接赶到澳门去看望自己的母亲。看到母亲安然无恙，容闳喜极而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容闳将自己八年来的学习成果展示给母亲看时，母亲问道：“有这个文凭能得到多少奖金呢？”容闳的回答很好地反映了一个受西方高等教育的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答道：“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为了安慰母亲，他继而说：“儿此后在世一日，必侍奉吾母，俾母得安享幸福，不使少有缺乏也。”这个中西合璧的回答，果然让容母欢喜异常，觉得自己儿子虽然接受了外国教育，但是没有忘记中国的孝道，仍然能尽孝于亲。

回到中国的容闳，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然而此时的中国正被那场历时11年之久的农民起义搅得天翻地覆。两广总督叶名琛因为太平军起义迁怒于无辜的人民，整个夏天，大开杀戒，屠杀了75000余人。事后，当容闳回忆起这场惨剧时说道：“予自刑场归寓后，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筋中。”容闳心里腾起了对满人政府的憎恶和太平军的同情之情。他也曾想过去参加太平军，拯救这个危难中的国家。然而他思索再三，决定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循序渐进。多年之后，容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容闳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在社会中立足，找一份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能让他自己“有所籍手，达于维新中国之目的”。为了这一目的，容闳尝到了求职路上的坎坷。

在做了一段时间美国驻广州代理公使派克的秘书后，容闳放弃了这份薪水微薄，对自己的理想毫无益处的工作。随后，容闳又去香港审判庭做议员，从事律师业。在受到英国律师的排挤后，容闳又不得已致辞。1856年8月，容闳乘舟北上来到上海。在上海，容闳找到了海关的工作。办公之外，容闳就在家读书。三个月之后，容闳觉得这份工作也不适合自己，这让他又有了辞职的想法。不仅如此，海关的工作还有一个恶习就是中国商人和海关工作人员私自交通关系，狼

猥为奸，中饱私囊。某一天，容闳造访总税务司，问道：

“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听到这句话，容闳心中腾起了怒火，回去立马就投出了他的第三份辞职信：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接受同等教育的人，而且我还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比你们差。我是中国人，我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凭什么不能跟英国人一样成为总税务司？

刚开始，总税务司以为容闳是嫌薪水少，出面进行慰留，并把他的薪水涨到了二百两。面对金钱的诱惑，容闳不为所动，他想：我还以为中国人都是以金钱为命的人。现在看来，即便人们都是如此，也是有我这样的将道德看得比金钱更重的人。我是这样，更有比我高尚的人，连总税务司的职位都等闲视之。我在一趟浑水中能有什么作为？

离开海关后，容闳又去了一家英国公司，但是自从容闳来到这家公司不久，公司就停止营业了。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失业了。坎坷的求职路让容闳备感疲惫，如投身大海，四顾茫然，不知方向在何处。

容闳以为自己的坏运气到头也该转运了，但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几个月后，因为一个苏格兰人玩弄容闳拖在脑后的辫子，并且态度傲慢，令容闳很难堪。容闳和这个苏格兰人大打出手，并且有理有据地回驳了挑事者。而后，容闳的

朋友曾继甫给他介绍了一份买办的工作，容闳因不喜买办而推脱了。

至此，容闳四度失业，阅尽人间冷暖，但自己的理想却还是那么遥远。他不禁心底一片悲凉，时不我待，何时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呢？幸而，天不负人，此时的他离成功就只差那么一点点。然而就是这重要的一点点，决定了他是被历史铭记还是被历史遗忘。

容闳与太平天国

对清政府失望的容闳，在自己这几年的打拼中也或多或少听到了太平军的一些事迹。关于这个转战大半个中国的新政权，容闳对它并不了解。好奇心和事业心驱使容闳去探究这个新政权的内幕，他亟欲知道太平军都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他们的志向是什么？这群人究竟能不能担负起替代清政府组建一个新政府的重任，这些都关系到他是否能将自己的事业托付给这个政权。

1860年，在一名中国人和两名美国传教士的陪伴下，容闳一行四人决定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一探究竟。

11月6日，趁着东北风大作，容闳等人乘坐一艘“无锡快”的船从上海出发了。为了避开官军的盘查，容闳他们特意避开松江。三天之后，容闳他们到达了苏州，在向太平军